

就这样回了故乡,因为一个对我至关重要的消息:母亲住院了。

安居津门16年,平时甘津两地步履匆匆,往往避开中国式的春运洪峰。这次西行,形如在春运的风口浪尖上,一个趔趄,不提防跌入故乡的正月。

本大年三十津门依旧,举家品看春晚。可这消息这般从故乡传来,脑海里顿时白浪滔天。通过手机预定机票,方知天津到西安的机票早已售罄,西安到天水的航班因雪叫停,高速公路封门关窗。只有借道北京的航线了。归途,成为一条漫长的神经,紧紧地绷,从这头直至万水千山的那头。

飞机、大巴、火车,在四面开花的爆竹中颠簸,眼望窗外,却发现窗外的一切,也在望我。华北干燥如柴,西北大雪弥漫。正月初一,天涯苦旅。中国年,第一次把我排除在外。大年初二的凌晨一点,沉重的行李箱伴随我直奔监护室。母亲在昏迷中喃喃自语。我一时无言,心情有种被反复碾压的碎感。

后来的20多天里,一切陪护像是编入了既定程序:输液、吃药、喂饭、按摩、擦洗身子……周而复始中,我和弟妹无师自通地成了熟练工。无意识的自觉和自知,在亲人们默默无声的忙乱中弥漫;一句半句的轻声慢语,呼应着眸子里闪烁的焦灼、彷徨与期待。

早晨从第一次服侍喂药开始,阳光会透过纱窗进来;晚上从最后一次擦洗结束,月亮会挂在南山。目光像正负极,聚焦最多的,是母亲那张被花白头发映衬的脸,还有24小时扎堆儿在空中的输液瓶。无色透明的液体,是从天而降的悄悄话,滴答滴答,让生命的全部密码和呼唤,在母亲的血管里行走、漫游和叩问。

面对寒霜,不习惯让别人一起陪我着凉,我有意让消息“闭关锁国”。但故乡毕竟是故乡,心灵有感应的人,最终还是探知城南一隅的我在落寞中手足无措。于是,从监护室到10楼3号单间病房,故乡的作家、诗人朋友们以及老同学、老同事从生活的缝隙里匆匆走进这白色的世界,走进我感情的调色板。从第一束鲜花送到病房,直至最后一束,花香始终传递着一种柔软的气息;电脑音频播放的,是故交专门为母亲下载的秦腔唱段;床头,是诗人找来的养生类刊物;案桌上,是朋友精心熬制的乌鸡汤……一番寒暄之后,话题里布满了人间烟火:家长与里短,前世与今朝。面对每一位把祝福送进病房的人,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微笑的。还发现,今冬,只不过,才是个冬。

许多手机短信,至今保留完好:“几点几分,医院等我,看望阿姨”,“出来喝酒,轻松一下”,“如方便,陪你熬夜,一起说说话”,“把衣服换好,我拿家里洗”,“来我家吃鸡丝馄饨”……一起走过或没一起走过的朋友,是十足的心理医生,在千方百计让我走出心情的洼地。

有那么几次,我把彷徨融入茶屋的夜里。窗外,不知此时的月,是否能从天水照到天津去。那里,我的宝贝小骏马同学,前一天还信心百倍地给我打电话:“爸爸,你就听我在天津围棋大赛上的好消息吧!”不料第二天却因高烧腹泻,黯然退场,备战半年的艰辛付之东流。想象得出,小英雄的两行清泪,咸如大海。

25天,破了我在故乡逗留的记录。天津有人发来短信问讯,我恶作剧地谎称早就调回西北工作了,对方大惊,短信曰:“要哭了啊!”我昏昏中警觉,温馨与牵念,原来不仅属于故乡。

为了换洗和会客,有5个夜晚是在宾馆和亲友家住,20个夜晚是在医院。平日专程或途径故乡,往往与母亲匆匆一见,即匆匆告退。就在那份短暂里,也免不了磕碰与争吵,而这次我切实做到服务与服从的结合,话题上更是百依百顺,比如秦腔、陇剧。母亲自幼好戏文,独自整理过百种秦腔戏文,此番,用微弱的声音说:“很想以《璇玑图》的诞生为背景,把天水女子苏若兰和窦滔的故事搬进秦腔戏。”我明知难,却好一番随声附和。病房,难得变成了和谐社会。

故乡的年,很像个年,奔正月二十了,大红灯笼依旧,爆竹照样鸣奏。窗外时不时飘舞着蜜蜂一样的小雨雪,发酵着早春的萌动。南山上的一株株柏槐,密匝匝的,有一种覆盖的力量。楼下,被故乡人誉为母亲河的藉河在流淌了2700年后,变成了如今的藉河风情线。我亲眼看到,冰先是一点点,再是一片片的,融了,化了,并迎来了第一批唱歌的水鸟。

在这分分秒秒里,我的母亲下床了,能走路了。我和弟弟扶她到窗前,她笑了,说:“人间,原来还是老样子。”“是,来来往往的,还是几千年前的那些人。”我附和着。母亲对我的表达表示满意,说:“等我好了,就可以游世了。”

返津,笔落至此,窗外的海河之畔,竟落下了第一场雪,纷纷的。

了,静得能听到很远,很远处有争吵声,是导游在和游人争执。湖水暗了些颜色,天也暗了些。

湖边有藏民拉着牦牛请游人拍照。瘦小的藏族男人见我独坐,来请我惠顾他的生意,木讷又诚挚。他的牦牛不是很漂亮,不像另一家的毛色纯白。他不会拍照,我简单地教他。骑上牦牛,听到咔嚓几声,我便下来付钱。他谢了我几次,然后牵着牦牛渐渐走远。

晚间临睡前,打开相机,翻来覆去地找,却不见我骑牦牛的照片,倒是几张莫名其妙的蓝天白云照,在蓝天白云下只有一缕我被风吹起的头发。我快乐地笑了,被藏族男人笨拙的幽默惹笑了,然后渐渐睡去。那房间的冰凉或灯光的清冷,被淡忘在梦的惊悸里。

四

她们向夕阳走去,夕阳落处是她们的家。她们俩是高原的女儿,梳着细麻麻的小辫,脸儿又黑又红。鲜艳的藏族服装裹着四五岁的小身躯,那身躯在高原的夕阳下快乐地移动。

她们跟在我的身后,不停地问:“阿姨,我们照张相吧。已经是很标准和清晰的普通话了。我说不照。当再碰见她们,她们又快乐地跑来说:“阿姨,我们照张相吧。我又拒绝,她们又快乐地跑开。我这样快乐地拒绝她们多次,她们快乐地跑开多次。她们已经习惯被拒绝,不在乎被拒绝。

后来,我正拍照,她们突然又快乐地闯进我的镜头,我没法再拒绝,就快乐地将她们收在我的相机里。听到咔嚓的声音,她们迅速走到我身前,异口同声说出一个词:“给我!”我被她们的直接吓了一跳,但还是觉得快乐,就在她们伸出的小黑手上每人放了一块钱,她们眨着眼睛走开了。后来,不知道又遇见她们几次,她们还是那么快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阿姨,我们照张相吧。”

她们住在湖对面的草原上,每天经母亲带领,早晨来到湖边,迎接太阳,也迎接游客;傍晚游人渐稀,她们随夕阳而去,回到帐篷和营地,然后进入快乐的梦呓。从草原到湖边,一条不长的路上,有她们幼小的成长。阳光下,母亲教会她们追逐太阳,也教会她们取悦游人。母亲把梦想与生活都告诉她们,然后等待她们长大。没有多少年,她们长大了,健壮的小身躯变得婀娜许多,眼睛里会有湖水的沉静,身体里会有阳光的热情,长大的她们,有的会放弃梦想,有的会守着梦想。

青海湖

□阿舍

到了一个能够认出自己的年龄,突然就怕起偶然了。偶然的事不好说,说不清,没想明白或许已卷在偶然的动荡里了,而等到事情过后,竟会觉得恍若隔世。不真实,很不真实。但或许又因此渴念它,因它制造了更多可能性。人为此陷入取舍的困境,是激荡,还是寂灭。

2004年9月,银川——西宁,909次,2车4号下铺。

青海湖,要去的话说了几年,这一次终于摇晃在车上。但还是觉得迟了。迟了什么,错过了什么,除了青海湖的天和水,想是没人知道,自己也说不清。

夜里3点,猛然醒了,其实一直恍恍然,极困倦,却无法睡去。一旁车门被呼啦啦推开又关上,睡意被一次次撞醒。洗手间水龙头没有拧紧,水滴答滴答像是滴在了额头上。卫生间门没法关紧,腥臭的气味铺天盖地。浑浊的夜,我坐了起来,不久,躁动里倒是生出了些漠然。忍耐一些煎熬,并非这一夜。这晃荡的一夜其实是短的。

这样,那恍若隔世的不真实感就袭了上来。之前并未有此计划,原本是想去另一处,那里有一条地震带和一些遗址。但是否能见到这些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确定了一个方向,而失却方向是令人不堪忍受的。青海湖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在我站在售票窗口时突然出现。一切就成为这一夜,浑浊的一夜,被我拥有、记住,若干年后我还将回忆它。它令另外一个方向的夜晚充满想象,令生命的另一个可能性在远处若隐若现。

二

青藏公路从这里开始,高原从这里开始。

9月,这条路上的游人已经渐渐稀落,高原将归于宁静,归于安详的休憩。一个夏天的喧闹,它看到太多,听到太多。

湟水河浑得发黑,湍流着激情。

油菜熟了,油菜花的烂漫总是要归于收割的劳作。一家四口,父亲蹲着割,母亲站着捆,女孩帮着捡,那男孩抬起头,死盯着一辆辆路过的车,心像是在远方。

山,山是近的,近的时候是严峻的父亲,人像犯错的孩子;山也是远的,远的时候是慈爱的祖父,人的顽劣和苦痛被他收拢,疼爱。

蜂箱,蜂箱候在路边,等候蜂子的归来,养蜂人神秘的脸庞,隐匿在帽檐的宽大阴影里。那些蜂子一定把高原最

早想来庐山,一直没有机会。这一年9月,有个国际作家写作营,请了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庐山。一共30多人,中国作家占了一半,我是其中的一个。

庐山的房子

想来庐山,原因不用多说,只要是中国人,识几个字,知道一点历史,都会想来。显然,想来这里,主要倒不是为了看风景。庐山的风景很好,没有到过也了解一些,很多的文人曾在他们的作品中描述过,甚至有那么几首诗,问几岁的孩子,都能背得出来。

一座山,只要足够高大、有树有水,怎么着都能看到诗情画意。而庐山有名,除了这些美景,还有一些东西,是在别的山上看不到的,比如庐山的房子。这儿之所以叫“庐山”,就是和房子有关。据说在周朝,一位高人上了一座山,周王有事,派人喊他下山。来山上找他,找不着,只找到一间茅庐。从此,这山就叫庐山。

山是自然成的,房子是人造的。人造房子,是为了住。不过,在山上造房子,不全是为了自己住。据说,数千年间在庐山造的寺庙有上百座,里边住的不是神仙就是菩萨,并且住下就再不走了。这儿去庐山,还能看到它们,一个个都是当初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但我从不烧香拜佛,见了寺庙也只是在外边看看,很少进去。

在庐山上,有一个牯岭镇,这个镇上有一片房子。它们由许多别墅组成,因此这儿也叫别墅村。我想说的房子,就是别墅村的房子。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这个人,他叫李德立,这是个中国人的名字,可实际上他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不知在李德立之前,有没有外国人来过庐山。也许有人来过,因为只是来过,没有干过什么、留下什么。人要有名,就得干事,别人都干不了的事,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李德立就干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年,李德立22岁,来中国传教,传到了江南,热得受不了,听说庐山凉快,就跑到了庐山,一上庐山,就被迷住了,想住下来,不想走了。不但自己想住,他还想让更多人来住。很快,他想出了办法。他租了一片4000多亩的山坡,并把这些地分成几百份,卖给了更多的人。很快,一幢幢带花园的洋式楼房像一幅幅油画,镶嵌在古老的山峰和树木间。

有了这些房子,庐山还是庐山,但庐山的故事,却有了更多的起伏。庐山有一座房子,叫美庐。这名字和美国没有关系,却和一个在美国留学的女人有关,她叫宋美龄。因她的名字中间有个“美”字,所以她就把这所房子叫做美庐。

这栋别墅承载了很多重要的历史片段。当我在那个雨雾飘荡的下午走进美庐时,听到的是历史老人沉重的感叹。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狂妄自大的蒋介石在这个叫美庐的房子里,多次拒绝美国人马歇尔的调解,把自己逼上一条绝路。结果他不得不从中国中心的一座大山上退下来,一直退到了版图南边的一个小岛上。在台湾,蒋介石和宋美龄一定会多次说到庐山,说起那座叫美庐的房子,并且一定还想着有一天重新住进去。可是这始终只是一种无望的幻想。

1959年,毛泽东上了庐山,听说美庐很不错,就走了进去,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重了一点。

细微的秘密告诉了他,他所做的就是将秘密装进蜂箱然后出售。只是那秘密是另外一种语言,除了蜂与养蜂人,无人能听懂。

牦牛,牦牛比想象中小许多,也倔强许多。它们低着头,似乎从不抬头,倔强地做着高原上最强大的耐寒者,不屑视线,不屑语言。

羊群,羊群很远,在山坡上。我猜它们不只是为了吃草。山坡的顶端有云,那云奇异得很,一阵儿和羊儿们一样温顺,朵朵洁白,一阵儿又粗重地压在山脊,遮天蔽日,得人心口沉郁。或许羊儿们想跟云靠近些,摸摸这些飘忽不定的幻梦。

只是不会有鸟儿,鸟儿在7月离去。鸟儿离去的青海湖,海子说:这宝石的尸体。

三

青海湖边,到处都是世俗的语言、世俗的笑容、世俗的步伐。世俗不该受到指责,它温暖、踏实、令人安心,它使颤颤巍巍、让漂泊独泣。选择安心还是独泣,湛蓝的湖水不能作答。湖水默然,只有一双令人省思的眼睛。

两个女人在草地上拍照,一个稍胖的短发女人兴高采烈,吐字狂妄蛮横,而她快乐吗?她发音标准,地道的北京话。

两个男人和一个“阿喀”(藏语:僧人)边说边走,阿喀像是个导游,穿着朱红色僧衣,白白净净,和蔼可亲。这两个男人从深圳来,对阿喀十分尊敬,称阿喀为活佛。风马旗前,他们让我帮拍三人合影。

我曾遇见另外两个阿喀,去塔尔寺的路上,他们与我同行,是两个医学阿喀,只会简单的汉语,从桑科草原的拉卜楞寺来拜佛。我问看病收钱吗,他们摇头,用孩子般的认真说:“不收钱,为人民服务。”

大伙都走了,湖边才变得安静,有风吹过,湖水像起潮的海水,浪跟着浪,不紧不慢地拍打,哗啦啦。这样就更静了。



那个夏末的黄昏,彩霞像熔掉的黄金从天上缓慢而黏稠地滴落,奇异而灿烂的光芒笼罩着村庄低矮的屋顶和山野,仿佛在给村庄镀金。那是我第一次跟黄昏遭遇。在粤西乡间,几乎每个夏日的晴天都有这样辉煌的晚霞。在某间泥砖屋舍里,粗通术数的主人因为一个男婴的诞生而将当天的霞光赋予了某种美好的色彩。彩霞将他的笑容染上了金色。在乡村,没有比添丁更让人高兴的了,何况是长子。

少年时,我无数次在山冈、河畔和庭院中目睹过村庄的黄昏,云霞太耀眼了,太美了,太辽阔了。那种金色为主并交织着橙色、红色、紫色种种光彩的云霞,像彩帛承托并缠绕着火球般的落日。落日掠过山冈,像烧红的石头急速地向暮色中的树林坠去。那种辽阔的美像浩荡的江水涌入我的心底,我感到了大自然的震撼。那时我不知道上天在将一个重要的启示一次次地显示于我。黄昏或落日不仅是自然的事物,也是重要的隐喻。我看到了这个喻体而懵然无知。一个乡村少年要屈服于大自然的壮美并不难,要从中领悟到某些奥秘或道理,且跟自身的命运相联系,却必须需要某些契机或桥梁。

那20年,我一直待在村庄,从孩步入成年的这段时光,我无法看到旭日初升以及正午的凤凰村,那是属于父辈以及祖先的光阴,但我目睹了村庄的黄昏。当我意识到那种黄昏的巨大辉煌及绝望跟我多次观看晚霞的感觉毫无二致,已是

离开村庄多年后的事了。

每年的冬天,我都有一段时间要在山坡上收晾晒的萝卜干。山坡上长着铁芒草和茅草,异常茂盛,母亲先在上面铺一层稻草,才将萝卜条撒晒在稻草上。在人们的眼中,稻草乃是清洁之物,而山坡上的杂草却有些肮脏。落日在慢慢褪色、变淡,最终坠下了山冈的另一面。在它消失的地方,在那些光线离去留下的空隙,黑夜迅速地填充并洋溢。我被那个不可挽留地滑落的红日抓住了。红日的周围汹涌着无数朵金黄或紫红的云彩,那吹过我头顶的风也吹过了山冈,云朵在翻滚着、拧绞着,我宁愿相信那些金属浇灌般的云朵也在被风所吹动。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通常发生在燠热难当的夏日,这么壮丽的景象发生在冬天十分罕见。我脚下的稻草仿佛变成了一张草席,正在飞离山坡,仿佛要将这些云朵的金属治炼。

在乡村,我曾多次看见过这么滚烫的红日、这么滚烫的云朵,连我的四肢也感到了一片灼热,它们几乎要使西边的那一角天空熔掉!火烧云